

黑龙江一所小学因转型为打工子弟服务,而改变濒临撤并的命运

昔日校园空荡荡 如今宿舍满当当

本报肇东9月4日电 (记者张世光)今天是开学的第4天,黑龙江省肇东市新立小学校长吕波仍然接到了多个报名咨询电话。这里的学生大多是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还有一部分是随父母来肇东打工的农民工子女。5年前,这是一所只剩8名学生的学校,濒临撤并的学校,今天,它是连一张床都塞不进去的寄宿制学校。

2008年3月,吕波被派到肇东市新立小学校任党支部书记、校长,她曾经工作的学校是全国首批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省一类小

学。而新立小学当时只剩下8名学生和十几名处于观望状态的老师。学校操场上晴天尘土飞,雨天变水坑,校舍破败不堪。这个学校怎么办,是等待撤并还是另谋出路?

到校不久后的一天,一名父母在外打工的学生因为奶奶突发脑血栓的爷爷去医院忘了接她而无法回家。这件事也给了吕波一个提示:这些打工子弟需要一所为他们服务的学校。

此后,吕波和全校老师到乡村大集,农村地头、建筑工地去动员,他们要为这些父母无

暇照顾的孩子办一所寄宿制学校。

经过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2008年年底,新立小学有了108名学生,此后逐年递增。现在,学校有326名学生。昔日破旧教学楼改造的宿舍住满了孩子,已经连一张床都加不进去了。

按照义务教育规定,新立小学该免费的项目一分钱不收,孩子们除了上课外,早午晚三餐、住宿都在学校,平均每月回家一次。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照顾孩子们吃饭、睡觉,床单、衣服也都有专人负责清洗。每名学生每个

月交380元。

据测算,这380元是不够一名学生在校吃住的钱。近年来,政府部门和社会人士开始关注到这个为打工子弟而存在的小学,他们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让学校的经费能够满足孩子们的需求。

“为最弱势的孩子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这是新立小学转型后的目标,近年来,昔日观望的教师在各级教学比赛中频频获奖。每个教室也都有了投影设备、液晶电视,孩子们的课桌也都是最好的。

从新立小学实施寄宿制第一天起,吕波的手机就是24小时开机。别的老师是8天轮一个夜班,她的夜班是随叫随到。

昨天晚上,为了哄一名刚刚入学哭闹不停的女孩入睡,吕波在孩子床边跪了一个多小时,每年入校的新生都会有不安、焦躁等情况,老师们必须彻夜守候。

采访时,面色有些憔悴、声音沙哑的吕波感慨道:“打工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太少了,其实,老师再细心的照顾也无法代替父母对孩子的感情。”

长沙:农民工子女入学数量8年增3倍

学生多、教室挤、老师紧,学位扩容增速赶不上入学需求增速

本报讯(记者方大丰)随着今年秋季学期开学,长沙城区又有12所新建中小学学校投入使用,该市的基础教育也扩容了2.14万个学位。来自市教育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长沙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为33055人;2011年达到79515人;今年春季开学时的统计数据是88402人,8年内增长近3倍。

有统计数据显示,今秋比去年同期新增学生8800多人,其中大都为一年级新生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位扩容的增速远远赶不上入学需求增速,目前城区各小学呈现学生多、教室挤、老师紧的局面。

长沙执行应入尽入的入学政策,而按有关规定,小学班额为每班45人,不超过50人。但

为了消化所有学生,班额在不断扩大,教育部门随机统计的平均班额数据已“破五”、“破六”,部分热点校甚至朝着“破七”迈进,部分学校的图书馆、卫生室、实验室等功能教室被逐渐压缩,深挖潜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入学需求。

教育界人士认为,大量的入学需求和不能无限扩大的入学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城镇化过程中将较长时间存在的考验。

长沙今秋投用的12所新学校中,有10

所是由开发商配建后交由政府主办。与政府财政单独投资建设相比,这种“名校+名盘”教育扩容模式被认为在满足新建小区业主教育配套需求的同时,也为更多的适龄儿童提供了就近享受义务教育的机会。

本报讯(记者吴锋思 通讯员丘永清)农民工成为了职工队伍的生力军,但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专业技能欠缺,流动性大,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福建省总工会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9.46年,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2.23次。

调查显示,有93.8%的农民工在非企业就业,占到非企业职工总数的63.4%,其中50.8%的农民工集中在制造业,并以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且“苦、脏、累、险”的行业为主体。从年龄结构上看,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1.3岁,40岁以下占83.8%,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的主体。

目前,福建省在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中,初级工占14.2%,中级工占9.3%,高级工占1.6%,技师占0.9%,高级技师占0.2%,有73.8%的农民工没有任何技术等级。因为农民工技术素质低而产生两个普遍现象:一是工资待遇相对较低,工作强度相对较高,工作环境相对较差,由此带来职业声望不断走低,很多农民工子女不愿进入产业工人队伍;二是就业

- 工资待遇低
- 职业技能差
- 就业不稳定

福建:农民工平均4.44年换一次工作

不稳定、流动性大。有50.5%的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期限在3年以内,在现单位平均工作时间仅4.44年。而农民工队伍的不稳定性,已经影响到一些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

造成农民工技术素质低有多种原因。据估算,一个工人要初步掌握一门技能,至少需要1500-2000元的投入,要想经过技能鉴定达到一定等级的技能水平,需要3000-5000元的投入。许多企业没有依法落实工资总额1.5%-2.5%的培训经费,或者提取后变相使用在其他用途。据调查,最近5年在本单位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占了28.7%,2011年7月以来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占了45.1%。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福建省有职工近1000万人,有培训需求的职工数占了极大比例,目前投入的经费远远不够。另一方面,福建省的培训资金直补政策也存在补贴覆盖面较窄,操作流程繁琐,程序不够宽松灵活等问题,一些企业反映比较难争取。

目前农民工技术培训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据调查,有43%的农民工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有25%的人只接受过不超过15天的简单培训,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数仅占14%。44%的农民工不愿意参加职业培训等继续教育,70%的人给出的理由是“没时间、没机会、经济困难”。

近56万名摘棉工陆续到新疆“淘金” 铁路迎来摘棉工客流高峰

本报讯(记者尹雪梅 通讯员张红旗)9月上旬,新疆棉花进入全面采摘期,铁路迎来摘棉工客流高峰。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厅提供的信息,今年新疆棉花种植面积2337.8万亩,预计棉花产量273.2万吨,较去年种植面积减少44.4万亩。全疆拾花工总体用工需求较去年略有降低。

据乌鲁木齐铁路局客运部门介绍,自8月20日至10月2日,207列摘棉工专列将运送55.9万名摘棉工陆续进疆。这些摘棉工主要来自西安、兰州、天水、陇西、郑州、信阳、成都、重庆等地,将去新疆乌鲁木齐、奎屯、库尔勒、博乐和阿克苏等新疆棉花种植地,开始新一年的“淘金”之旅。

为做好摘棉工运输工作,新疆铁路各到达火车站为人疆摘棉工开辟了绿色通道,指派专人做好进出站引导,保证摘棉工顺利换乘火车或汽车去往目的地。

9月3日,陕西省西安市,西影路观音庙村村口,一名上了岁数的保洁员坐在漂亮的小木屋环卫道班房门口休息,她打着哈欠,用双手捂着脸,想睡一会儿,可总是睡不踏实。问她“为何不到房间里休息?”她说,“出苦力的哪有这福份呀,那是领导用的,我们不能进。”

这座灰色的小木屋环卫道班房建在人行道上,盲道被压了一半,面积约15平方米,花费在四五万元,建成有一个多月了。常在此处摆摊的一名张姓师傅说,出入小

西安:漂亮环卫道班房 一线保洁员不得入内休息

木屋的是负责这一带环境的管理者,他觉得小木屋不该占盲道。而住在附近的赵师傅说:“一线保洁员上班一身汗,回家

满身灰,休息坐路边,吃饭在露天,那么漂亮的小木屋,应该供这些一线保洁员使用。”

王永贤/CFP



垃圾清扫车? “扬尘器”!



在黑龙江漠河市区,每天能看到几台小四轮车后面扎着12把扫把,滚动式地在市区各大马路上清扫垃圾,所到之处,搞得尘土飞扬。时间长了,老百姓说,卫生没搞干净,反倒成了“扬尘器”,如果加个吸尘器或者前面洒上水再清扫就更科学了。

杨振兴 朱国平/CFP

农民工需求旺盛 “慈善超市”迎消费盛宴

几名打工者在京开办“慈善超市”,经营7年为农民工节省生活成本1000万元

本报记者 北梦原/图

一辆满载日常用品的三轮摩托车开进北京皮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车还没停稳,人们就围了上去。“脸盆大的两元,小的一元。”不少妇女带着孩子拿起盆子开始挑选,而男人们则聚在一旁摆弄起一个绿色的旅行箱,“箱子20元,但这上面有密码锁,看上了得自己把密码试出来。”流动小卖部的后面,则是一排狭窄的简易房。

这是北京一家民办“慈善超市”的景象。这家由农民工创办、专门针对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名为“同心互惠”的商店,每天傍晚7时,成为皮村最繁华的“商业中心”。

农民工的消费盛宴

随着200多家工厂和2万多名农民工的进驻,原本只有1000多名居民的皮村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农民工聚居地之一。2006年,孙恒和王德志带着一群和他们一样的外来打工者,在皮村成立了同心互惠商店,“最初,这只是个平台,我们吸收社会上闲置的生活用品,低价卖给需要的人,但现在,我们还强调服务,要满足农民工更高的需求。”同心互惠商店负责人王德志这样向记者介绍他的工作。

所谓“慈善超市”,主要以“接受、处理、销售捐赠旧物”为主要运作模式,目前,京、沪、浙等地民政部门以及民间组织都有开办。价格低廉则是其最大的特点。

走进同心互惠商店,记者发现,在这间面

积不超过10平方米的简易房里,衣物、鞋帽、围巾、皮带一应俱全,大部分商品售价在5元至10元,一些大件棉衣、羽绒服的标价也仅在20元至30元。虽然价格便宜,但记者马上就体会到了王德志所谓的“更高的需求”。

“这是真耐穿还是假耐穿啊?”张师傅拿着一件上衣自言自语。坐在一旁的售货大姐打趣道,“你天天来,把这店里的衣服都试了个遍,还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张师傅在皮村一家工厂里做广告牌,每天晚上都要光顾同心互惠商店,售货大姐对记者说:“他就知道挑品牌!”一旁的张师傅听见,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当然得穿好点啦。”

在商店里的鞋架前,一对小女孩痴迷地望着架子上琳琅满目的高跟鞋。年纪稍大的女孩踮脚良久,终于拿起了一双黑色高跟鞋,手紧紧扶住锈迹斑斑的鞋架,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小脚伸进明显尺寸过大的高跟鞋里。享受了高跟鞋带来的片刻满足后,小女孩蹦蹦跳跳出了商店,消失在皮村没有路灯的街道深处。

便宜是驱使农民工来同心互惠商店的动力,但这并非这个小商店最吸引人的地方。“你以为便宜就会有人抢着来买么?”王德志摇了摇头,“市民有市民的文化,农民工有农民工的文化,消费也是一样,我打工十几年,天天生活在皮村,他们想要什么,我最清楚。”

王德志向记者介绍,尽管农民工收入低,消费能力有限,但他们却具有很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欲望,消费在农民工的文化认知中是他们脱离土地和农村,融入城市的重要标志。

“别看收入低,农民工中也有购物癖呢!”

王德志兴奋地说,“那人就住在村头,没事就来买东西,什么都买,反正也不贵,这是他的乐趣。买多了用不了,他又捐回来。”

有尊严的帮助

为了满足农民工的“更高的需求”,同心互惠超市对衣服、床上用品、鞋子等不同用品设置了详细的捐赠标准,坚持不接受有破损、霉变和不能正常使用的物品,并鼓励捐赠者将物品做清洁处理。

“你穿破了的衣服不穿了,就拿来捐,那别人愿意穿吗?”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是王德志和他的员工团队提出的愿景。鼓励爱心人士进行“有尊严的帮助”,对捐赠物品进行筛选,成为他们设定“尊严”门槛的重要环节。

每件捐赠物品在进商店货架之前,都会经过筛选、分类和必要的清洗、修补。“破破烂烂的再便宜也没人买啊!”在仓库工作的大姐向记者介绍,在所有捐赠物品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物品因为破旧损坏被淘汰。一位正在挑选衣物的大姐拿起一件衬衣对记者说,“你看上边这块斑,这个我们就不要,谁不想穿干净的啊?”对一些贴身的衣物,同心互惠超市还会进行紫外线消毒。而商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尽管经过挑选和处理,仍然有三分之一的物品长期无人问津,最后只能当做废品处理。

除了社会捐赠的二手货物以外,同心互惠商店还尽可能拓展新的捐赠源,不少企业与商店建立了联系,有的企业会向商店捐赠

全新的商品。

为了满足农民工多元的消费需求,同心互惠商店在衣物等主要商品之外,还提供书籍、电器、玩具、工艺装饰品甚至乐器。玩具是经常出现在同心互惠商店门口三轮车上的商品,也是最受农民工子女喜爱的商品,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商品都卖不出去。“小孩子都爱围着看,但大人不买,每次到最后我们都白送了。”

在王德志看来,他们服务的群体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建设力量,却遭受了与他们贡献所不相符的歧视和边缘化。“农民工这个词起初是中性的,但现在已经变味了,一说农民工就联想到脏,我就要卖干净漂亮的衣服!”

难念的慈善经

同心互惠商店创立7年来,在北京共发展出14家门店。按其平均售价为市场价10%的标准和过百万元的年销售额计算,它已经为农民工节省了超过1000万元生活开支。

然而,同心互惠商店一直没有明确的身份。“民政局我们跑了很多次,但因没有挂靠单位,所以得不到承认。”由于缺乏认可,同心互惠商店始终面临着尴尬的身份困境,最终只得把自己定位于社会企业,在工商部门办理了一系列手续。这也是国内大多数民办“慈善超市”普遍面临的问题。

据记者调查了解,民政部创办的同类型的“慈善超市”一样面临着经营的困局,无人知晓,门庭冷落。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持爱心卡前去购物的低保户在消费额度用

完后,便不再光顾。为了打破困局,民政部日前发布了《关于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社会化管理和运营的发展方向。

在这座由民间和官方身份构建起的围城中,王德志已经放弃了同心互惠商店成为慈善机构“正规军”的念头,但同心互惠商店仍然在帮助着无数普通的农民工实现他们的“进城梦”。



“慈善超市”里,一名小女孩好奇地试穿大人的高跟鞋。

【打工喜乐】

李美玲

我是一名90后,在一家国企担任文员工作,我的工作很轻松,但是好强心总是让我比别人更加努力。我开始无条件地加班,周末去参加英语培训,把空闲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不知不觉中,我忽略了家的存在,就在这时候,我和《工人日报》结缘了。

每天,保安室的大叔都会往办公室送《工人日报》,乏味的办公生活,因为多了《工人日报》的陪伴,逐渐变得多姿多彩起来。

《工人日报》让我进一步开阔了视野,随时了解到最新的资讯,不仅让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还知道了身边发生的新闻。这些新闻让我的工作变得不再枯燥无味。

7月22日,《工人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接棒》,一位96岁老人的长寿秘诀竟是外孙每天放学之后和他亲切地接棒。看到这,我受到很大触动,为了“爬”得更高,我忙碌地工作,我有多久没回家了?

一年到头下来,都是母亲给我打电话,每次接起电话,她的第一句就是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而我总是冷冷地回应她。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母亲坐在大门口,眼巴巴地等我回家的情景,心里某块柔软的地方一阵触动,鼻尖一酸,眼眶里的液体开始打转。我想:是该暂时放下忙碌的工作回家看看了!

如果没有《工人日报》的提醒,我会被好强心冲昏了头脑,把家忽略了!感谢《工人日报》带给我的启示。

我想,有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普通劳动者,为了工作,为了生计,把家都抛在了脑后,希望《工人日报》多刊登一些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的报道,提醒更多忙于工作的兄弟姐妹,有空的时候该回家看看了!